

张岳崧：一身翰墨成史志

回 史话春秋

■ 曾庆江

来自海南定安高林村的张岳崧，是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，他将海南科举成绩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在37岁中进士后，他曾辗转多地为官，直至二品大员，政绩可圈可点。他是海南“四绝”中的“书绝”，其书画成就名冠岭南。但是，他最为人称道的则是在晚年返回故里之后主持编纂了《琼州府志》。对于集诗人、书画家、官员等多重身份的张岳崧来说，他实际上是用自己一生的经历促成了这部史志的诞生。

定安高林村张岳崧塑像。本报记者 张杰摄



张岳崧其人

张岳崧(1773年—1842年)，字子骏，又字翰山，号觉庵、指山。海南定安高林村人。清嘉庆十四年(1809年)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，为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。初授翰林院编修、国史馆协修官。后历任会试同考官、文颖馆纂修官、武英殿纂修、教习庶吉士，四川乡试正考官，陕甘学政，文渊阁校理、翰林院侍讲，江苏常州通海兵备道，两浙盐运使，浙江按察使、大理寺少卿、詹事府詹事，湖北布政使、护理巡抚等职。为官勤政廉明。曾与林则徐同司江北赈扶灾民事宜。

他一生注重文化教育，功业卓著。任陕甘学政时，捐俸修荒废的汉中府之涅中，筑昌之南安、绥德之雕山等书院。也曾任广州粤秀书院、肇庆端溪书院、海南琼台书院等处讲学，为岭南文教做贡献。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尽力而为。晚年致力于纂修《琼州府志》，还出资刊印《丘文庄海忠介文集》。饱才博学，精通书画、律历、经济、水利、军事、医学。



道光版《琼州府志》(资料图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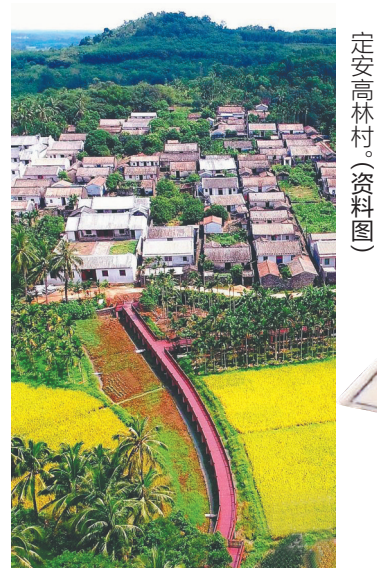
按照当时惯例，新进一甲人员，是要安排到翰林院任职的。状元为翰林院修撰，榜眼和探花则担任翰林院编修。张岳崧理所当然地担任了编修之职。编修的主要工作是浩敕起草、史书纂修、经筵侍讲等。这使得张岳崧有大量机会接触各种史书，构建起史识，培养了自己的史德。

翰林院编修的三年时光很快就过去了，大家照例迎来了散馆大考。张岳崧考试成绩优秀，本来可以继续留在翰林院，但是父亲年满八十，自己离开家乡也已六七年了，他选择了告假还乡。嘉庆十七年(1812年)，张岳崧终于回到家乡定安，得以侍奉年老的父亲。然而，世事弄人，本来告假还乡是为了奉养慈父，但是不到一年父亲就因病辞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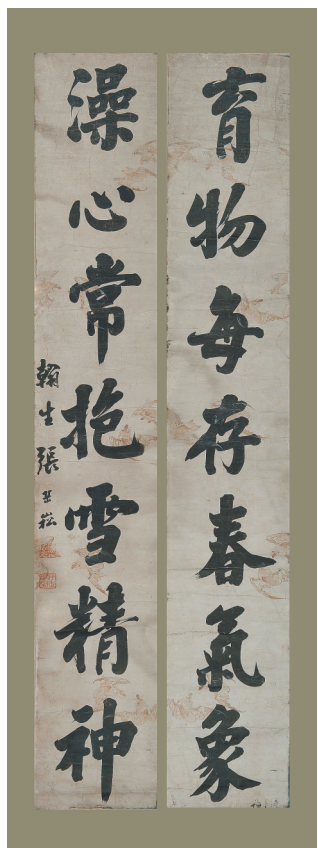
丁忧结束后的张岳崧，作为朝廷命官，他于嘉庆二十年(1815年)返京回到翰林院复职。翰林院将其安排到国史馆担任协修官，真正成为了一名史官。在朝廷开启《明鉴》的编纂工作后，张岳崧被抽调到队伍中。这让偏好史传工作的张岳崧如鱼得水，他主要负责其中的按语工作，也就是对相关人物和事件进行提点和评论。但是，历时四五年的《明鉴》因为体例等原因让嘉庆帝龙颜大怒，进而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严厉惩处，张岳崧被革职处理。就这样，张岳崧第二次离开翰林院。

嘉庆驾崩之后，道光即位，张岳崧被召回京，再次回到翰林院任职。第三次回到翰林院的张岳崧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，平常除了撰写史传文稿工作外，更多是沉湎于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之中，或者游山玩水、参禅问道，或者吟诗作对、校书读帖。道光二年(1822年)，朝廷差遣张岳崧到四川担任乡试主考官。在圆满完成任务返京后，朝廷又任命张岳崧为陕甘学政，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辗转各地任职的经历。

张岳崧的宦迹涉及陕甘、江浙、湖北等地，直至官至二品的湖北布政使并署湖北巡抚。他为官清廉，而且积极作为，宦绩得到大家的认可。但是，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，三进翰林院其实是最有价值的。它一方面是张岳崧仕途的起点，另一方面则培养了张岳崧的史识和史德，为他后来编纂《琼州府志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

定安高林村。(资料图)



海口市博物馆藏张岳崧《楷书七言联》

三进翰林院的经历

翰墨著史回馈桑梓

除了三进翰林院的经历外，真正促成张岳崧纂修《琼州府志》的有两个关键人物——阮元和明谊。

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，张岳崧因为《明鉴》事件遭到革职处理。他遍览江湖名胜之后来到广州。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是一名名宦阮元。阮元非常注重教育，当他得知探花张岳崧来到广州时，便亲自拜访，力邀他担任粤秀书院的山长。张岳崧早年就在粤秀书院求学过，因此欣然接受邀请。在广州执掌书院，让张岳崧找回了读书人的本色，忘记了革职带来的挫败感，可谓自得其乐。

尽管张岳崧执掌粤秀书院时间不久就东山再起回到朝廷任职，但他和阮元建立了深厚的交情。在两广总督任上，阮元还组织纂修了多达334卷的《广东通志》。这也是历史上篇幅最大、内容最为丰富的广东地方志。阮元并不是两广人氏，但是在地方志书上耗费的心血深深感动着张岳崧。他也希望能有机会为家乡撰写一部志书。

道光十八年(1838年)，时年66岁仍在湖北任上的张岳崧感到精力日渐不济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，已有心隐居林下。恰好在这个时候，继母在海南病逝，他马上向朝廷申请返乡奔丧丁忧。回到家乡的张岳崧一方面为继母守孝，另一方面则接受明谊的邀请主持纂修《琼州府志》。

明谊是蒙古正黄旗人，进士出身，道光十八年(1838年)被任命为琼州府知府。他是一个积极作为的地方官员，在了解琼州的风土人情之后，决定为海南编写一部志书。尽管海南已经有了多部地方志书，但是明谊发现，自从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以来，已经有70年没有纂修过府志了。这70年间，琼州正是社会大变化、学术大转型的重要时期，重修志书势在必行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饱学之士张岳崧回到海南，这无疑让明谊喜出望外，认为他是撰写新版《琼州府志》的不二人选。

张岳崧是大名鼎鼎的探花才子，名声很响，又有在翰林院多年担任史官的经历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还是海南本地人，对当地的民风民俗有较为深入的了解。在明谊“三顾茅庐”之后，张岳崧最终接下了纂修府志的重任。他已经告别官场，的确应当用实际行动来回馈桑梓的养育之恩。

张岳崧很快就组建了府志纂修团队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，在借鉴阮元《广东通志》的基础上，44卷的《琼州府志》终于在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完成。在志书完成后不久的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正月，张岳崧就因病辞世。《琼州府志》是张岳崧人生的绝唱，他似乎是专门为这部志书而来。

张岳崧纂修的这部志书习惯上被人们称为道光版《琼州府志》。它因为体例精善、门类齐全、跨时最长、内容丰富、采择精审，备受人们称赞。直到现在，它依然是人们研究海南地方文化的重要参考书。张岳崧和他的《琼州府志》永垂海南史册。

(作者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)

画中说劳动

■ 张叶

还有哪个节日比“劳动节”更富有情感和活力呢?

打开一幅关于劳动的水墨画卷，诸如陌上春耕，顽童放牧，牛从来都是必不可少的主角。牛忠厚、老实、坚忍，和多数农民有着相似的性格，几乎就是劳动者的代言“吉祥物”。而大师们画中的牛，又藏着不一样的情感暗语。

“牧童骑黄牛，歌声振林樾。”对于一个孩童来说，把牛带到田埂去，让它在草肥水美的地方吃饱，是他最大的劳动。李可染画过很多牧牛图，他大概觉得牛这种朴实的动物有如赭石般的敦厚，于是特别喜欢搭配梅花：一牛一娃一梅花，褐得拙朴，红得秀气；那梅花如花似瀑“垂首”轻触牧童脸颊，一个懵懂的生命无形中感受汲取了日月万物的灵秀，如一粒种子落入心田——成为他生命最初的诗。牛通人性，安静地吃草，用慈祥的目光打量孩子，与其说牧童放牛，不如说牛在陪伴一个童年时代的孩子长大。大师题曰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既赞扬了牛的温厚，又道出了做人的精神。李可染笔下的牧童，有着清新喜感的蕴意，那牛背上的孩子，多数都在望着远处：望高天、悠云、远山、树木，酝酿着一个展翅高飞的明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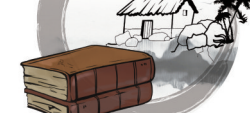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可染的牧牛图。(资料图)

而丰子恺的《春耕图》则令人有种开怀明快的冲动。一样是老农戴笠扶犁，一样是老牛不遗余力劳作，而他画的牛更富有“表情”：不是常见的那种身体线条流畅柔和的老牛，而是一头肌肉强健、体型壮硕的大牛，让人想到它的日子过得还不错。那牛也不像其他牛瞪着一双善感含蓄的大眼睛，而是弯弯的微微闭着，像是睡梦中都要笑出来。牛的主人扬着细细的鞭子，做做样子罢了。人扶犁耙，牛拉犁，像是一对相依相扶的兄弟，要在这一无所有的大地上，用默契的合作、共同的汗水，一起播种他们丰盈饱满的未来。

现实中的劳作图，撩起了水墨画上飘逸的“盖头”，有着泥土味、汗腥气、烟火香，摸得着粗糙的沙砾和指头的老茧，感受得到鞋底被磨平后足板的微痛。但勤劳的人们，又总是喜欢说笑着面对这些。比如，几个年轻媳妇在比赛割麦子，她们戴着草帽挥舞镰刀，在回头看到放倒的麦捆时，总情不自禁露出动人的微笑；温和的母亲，在孩子们都睡了之后，才有空坐下来缝缝补补，灯将她的影子映在墙上，她的心慈和而柔软；在漆黑的黎明醒来，发现父兄正磨镰霍霍，如同上战场，披星戴月奔赴一场盛大的赛事……他们忘记了岁月，但日子却将他们嵌进了画里，一笔墨香，倾吐着民风家风，将勤劳与热爱代代播入心田。

文史荟



投稿邮箱 wsh_hndaily@qq.com

明永乐青花缠枝莲纹执壶

明永乐青花花卉纹执壶是明代永乐年间官窑烧制的青花瓷，现藏故宫博物院。青花花卉纹执壶，壶直口，细长颈，折肩，长腹，圈足。颈一侧为壶柄，另一侧为长方形流，流口呈葫芦形。壶颈部绘缠枝花，肩部饰

莲瓣纹，腹部饰八面方形开光，每一开光内饰上下两朵花卉，足部饰卷枝纹。明初青花仿伊斯兰银、铜器造型者很多，除执壶外，还有折沿盆、花浇、盘座、烛台、扁腹瓶等。青花花卉纹执壶造型优美，古

朴简极，工艺精湛，繁复，独具一格。画师构图精巧，画工精练，线条勾勒疏朗，写实，灵动，栩栩如生。青花发色，富艺术质感，釉彩莹润，抚之如玉，漂亮娴熟，胎质细腻。视觉上却有年久日深，岁月苍苍之感。(杨道 辑)



回 笔视清玩